

綱鑑易知錄

通鑑綱目定本

周之炯靜
山陰吳乘權
周之燦

唐紀

代宗皇帝

綱已未十四年春正月以李泌為澧州見上卷刺史。常哀言於上曰陛下久欲用李泌昔漢宣帝嘗用

公卿必先試理人請且以為刺史使周知人閒利病俟報政而用之。二月田承嗣卒以其姪悅為魏博上見

卷第留後。三月淮西見上卷將李希烈逐其節度使李忠臣詔以希烈為留後。夏五月帝崩太子即位。

上崩遺詔以郭子儀攝冢宰德宗即位動遵禮法食馬齒菜名今馬齒莧也羹不設鹽酪洛乳漿。閏月貶崔祐甫為河

南少尹。祐甫與常哀議羣臣喪服不合哀奏祐甫率情變禮貶之。貶常哀為潮州刺史以崔祐甫同平章事。時郭子儀朱泚雖以軍功

為宰相皆不預朝政。哀獨居政事堂代二人署名奏貶祐甫。既而二人表其非罪上問卿曷言可貶何也。二人

對初不知上以哀為欺罔貶為潮州今廣東潮州府刺史而以祐甫代之聞者震悚。時上居諒陰。庵○天子居喪之次委政祐甫

所言皆聽而羣臣喪服竟從哀議。哀議羣臣喪服當從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其天下吏人三日釋服。初至德肅宗

以後天下用兵官爵冗濫元王元載秉政賄賂公行及哀為相思革其弊四方奏請一切初不與而無所甄真

別賢愚同滯祐甫欲收時望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後相矯終不得其適上嘗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

用人無親
新故之

郭子儀
爲尙父

郭明郭
公不足畏
祥瑞何益
於人

軍士授兵
相顧
德宗始初
精明

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爲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諳曉也。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爲然。

司馬溫公曰。用人者無親疎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賢矣。以親故而捨之。亦非公也。天下之賢。非一人所能盡。若必待素識而用之。所遺亦多。必也舉之以衆取之。其間則無遺賢。曠官之病矣。

綱詔罷四方貢獻。又罷梨園。

見四八卷二

綱尊郭子儀爲尙父。加太尉。兼中書令。

因

尙父何號也。宰衡書號則此曷爲書尊書尊所以見子儀之可

尊也。而德宗之知所尊。亦著矣。書尙父始此。

宰衡書號見

目上以山陵近。

葬期伊邇也。帝王所葬曰山陵。

禁屠宰。子儀之隸人犯禁。金吾將軍裴

謂奏之。或謂曰。君獨不爲郭公地乎。謂曰。此乃所以爲之地也。郭公勳高望重。上新卽位。以爲羣臣附之者衆。

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可乎。綱詔天下毋得奏祥瑞。縱馴象。出宮女。

澤州

今山西上慶雲。見一卷第圖。上曰。朕以時和年豐。爲嘉祥。以進賢顯忠。爲良瑞。如卿雲靈芝。珍禽奇獸。

怪草異木。何益於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毋得上獻。先是外國累獻馴象。上曰。象費象。養而違物性。將安用

之。命縱於荆山。在陝西西安府富平縣。之陽。及豹。納。似。文。鬬。雞。獵犬之類。悉縱之。又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悅。淄

今山東濟南府淄川縣

青。今山東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致堂胡氏曰。君以養人爲職。凡爲人害者必去之。故禹放龍蛇。周公驅虎豹。犀象。德宗始初。清明其行事。無愧於先王。是可法也。

綱以李希烈爲淮西見節度使。代宗愛寵宦官。奉使四方。皆用宦官。

公求賂遺。去聲重載而歸。上素知其弊。遣中使邵光超賜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及練練○并絲絹也。七百匹。上怒。杖

光超而流之。於是中使之未歸者。皆潛棄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敢受。

華陽范氏曰。德宗繼代宗之失。而深懲宦官之蠹。豈不明哉。然其終也。舉不信羣臣。而惟宦者之從。至委以禁兵。而其後人主廢置。遂出於其手。則其爲害又甚於代宗矣。故夫德宗即位之初。凡深繼代宗之政者。盡出於一時之銳。而無忠信誠懇之心。以守之。未有不甚之者也。

綱以馬燧爲河東節度。

治山西。河東。騎士單弱。燧太原府使。居數月。教爲精騎。

綱以劉晏判度支。

見第五十卷第九

綱初。第五琦始權鹽。

見同以佐

軍用。及劉晏代之。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緡。

民○錢

末年所入逾十倍。而人不厭苦。計一歲征賦所入。總

一千二百萬緡。而鹽利居其大半。以鹽爲漕備。

水運曰漕。自江淮至渭橋。見十五

率萬斛。備七千緡。自淮以北。

列置巡院。擇能吏主之。不煩州縣而集事。

綱六月。詔寬滯聽詣三司使。及搯

職瓜反。登聞鼓。以達冤人。

遣使慰勞。

去聲淄青將士。

綱李正已。

平盧節度使。平盧今山東青州府。

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

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

見將士。

因以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已慙

服。天下以爲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

綱秋七月。毀元載馬璘劉忠翼之第。

綱安史

安祿山亂後。法度墮弛。將相

宦官競治第舍。各窮其力而後止。時人謂之木妖。上素疾之。故毀其尤者。

綱以張涉爲右散騎常侍。上之在

東宮也。國子博士張涉爲侍讀。卽位之夕。召入禁中。事皆咨之。明日。以爲翰林學士。親重無比。至是以爲散騎

常侍學士如故。**綱**八月。以楊炎喬琳同平章事。**綱**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下相於崔祐甫。祐甫薦炎器業。上

一時之銳

崔祐甫

宋妖

崔祐甫

亦素聞其名。故自道州

今湖廣永州府道州

司馬用之。琳粗率。喜詆諧。

見十三卷四

無他長。與張涉善。涉稱其才可大用。上信

而用之。聞者無不駭愕。既而祐甫病不視事。

綱沈既濟上選舉議。

目議曰。選舉之法三科。曰德也。才也。勞也。然

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今乃以此求天下之士。固未盡矣。臣謂五品以上。及羣

司長官。宜令宰臣進敘。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舉也。用其或選用非公。則吏

部兵部察而舉之。加以譴黜。則衆才咸得。而官無不治矣。

綱冬十月。吐蕃南詔

見四十九卷十一

入寇。遣神策

華亭縣

都將李晟

盛等擊破之。

綱葬元陵。

在西安府富平縣檀山

綱十一月。喬琳罷。

目琳以衰老耳聾。論議疎闊。罷政事。上

由是疎張涉。

綱十二月。立宣王誦爲皇太子。

綱詔財賦皆歸左藏。

人主無私藏。書詔財賦皆歸左藏。歸之誠是也。書以美之宜矣。

目舊制。天

下金帛。皆貯於左藏。

見四十九卷九

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

見四十六卷二

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爲度支使。奏盡貯於大盈內

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爲便。由是以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殆二十年。宦官蠶

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於上前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

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

帛也

不集。今獨使中人

宦官也

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弊。莫甚於此。請

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量數奉入。如此。然後可以爲政。上卽日下詔從之。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

綱遣關播招撫湖南盜賊。

目湖南

治湖廣長沙府

賊帥王國良。阻山爲盜。遣都官員外郎關播招撫之。播辭行。上問以

楊炎論財賦不宜貯

謂財賦皆歸左藏

沈既濟上選舉議

干進之士耳。安有有道賢人肯隨牒舉選乎。上悅。

德宗皇帝名适代宗太子在位二十五年壽六十四歲而崩○帝猜忌刻薄以強明自任恥見屬於正論而忘受欺於奸諛用盧杞趙贊以至於敗小人之能亂國也如此

綱庚申德宗皇帝建中元年春正月始作兩稅法賦於是租庸調法盡廢矣故書始凡貢賦書始若初皆重其始為民害也唐初賦斂之法曰

租庸調見四二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至德肅宗兵起所在賦斂迫趣促

取辦無復常準下戶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其土著見十四卷一者百無四五至是楊炎建議作兩稅法謂

輪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之先計州縣每歲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籍人

無丁中見同租以貧富為差雖為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千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

皆總於度支見上上用其言仍詔兩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

華陽范氏曰德宗之政名廉而實貪故其令始戒而終廢蓋禁暴之法雖具而誅求之意常出於法外天下之吏奉意而不奉法逆意有罪奉法無功是以法雖存而常為無用之文也

綱罷轉運租庸鹽鐵等使貶劉晏為忠州今四川重慶府忠州刺史初劉晏與楊炎不相悅至是炎奏罷晏轉運等使尋貶忠州刺史二月命黜陟使

十一人分巡天下綱以段秀實為司農卿崔祐甫有疾多不視事楊炎獨任大政專以復恩讎為事奏用元

載遺策城原州見上卷第八炎欲發兩京東京長安洛陽關內卷九丁夫浚豐州見四七陵陽渠以興屯田上遣中使

訪之涇原見上卷第十節度使段秀實秀實以為邊備尙虛未宜興事以召寇炎怒以為沮己徵秀實為司農卿使

李懷光兼涇原既而渠竟不成綱以朱泚為涇原節度使楊炎欲城原州命李懷光居前督作朱泚崔甯各

獨炎作兩稅法

德宗名廉節實貪

以朱泚為涇原節度使

將萬人翼其後。詔下涇州。

見上卷第八

為城。其將士怒曰。吾屬始居邠州。

見同

甫營耕桑。有地著。

猶言土著之安。徙屯涇

州。披荆榛。立軍府。坐席未煖。又投之塞外。吾屬何罪而至此乎。又以懷光嚴刻。皆懼。別駕劉文喜因衆心不安。

據涇州不受詔。復求段秀實。或朱泚為帥。詔以泚代懷光。綱三月。張涉坐賊。放歸田里。綱以韓洄判度支。見杜

佑權江淮轉運使。楊炎罷度支轉運使既而天夏四月。上生日。不受獻。綱六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祐甫

卒。宰相卒書具綱築奉天城。綱術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數年。暫有離宮之厄。臣望奉天。今陝西四安府乾州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上命京兆

安府發丁夫數千。雜六軍之士。築奉天城。

遂昌尹氏曰。按術士桑道茂言。德宗不出數年有離宮之厄。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不

三四年果有朱泚之亂。德宗思其言於是幸奉天。果獲其濟。然則治亂皆前定歟。吁。是不然。術士之言不

中者多矣。其億而中者千百之一二也。道茂知德宗將有離宮之厄。盡勸之親賢遠奸。輕徭薄賦。至誠待

下。坦懷不疑。如是而猶有厄焉。歸之天數可也。曾無一言及此。顧惟發丁夫以脩城。既而有變。奔居其中。

幸而諸將奮勇得復舊京。德宗因是之言。一切歸之氣數。不復反已。自咎嗚呼。朱泚之反也。以道茂言脩

奉天城而得全。不知懷光之反也。亦曾以人言脩梁州城否乎。何亦得全也。由是觀之。則術士之言亦億

已矣。綱秋七月。殺忠州刺史劉晏。凡與利之臣罕有得其死者。以劉晏之善理財。濟唐中興。亦且不保其終。則餘

其責此固綱目書殺。綱荆南今湖廣節度使庾準希楊炎指。奏晏與朱泚書求營救。辭多怨望。炎證成之。上密

遣中使縊殺之。天下冤之初。安史見上之亂。天下戶口什亡八九。所在宿重兵。其費不貲。皆倚辦於晏。

出納必委之士類

理財以養民爲先

官多則擾民

常平鹽

各隨便宜造運船

緣水置倉

大計不惜小費

皆達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晏以爲辦集衆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

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常言士陷賊賄。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脩。吏雖潔廉。終無顯榮。利重於名。

故吏多貪汙。其句同鉤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晏又以爲戶口滋

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糴。歉則賤

糴。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而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猶言若干蠲免。某月須如干

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卽奏行之。不待困弊流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戶口蕃息。始爲轉運使。時天下見戶

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非晏所統。亦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見上季年乃千餘萬緡。

晏專用權鹽見同法。充軍國之用。晏以爲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其

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其始江淮鹽利。

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以河黃河流湍悍。急勇

也。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爲成勞。受優賞。晏以爲江見三八汴卷十一見三四河上見四一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

運船。教漕水運卒緣循也。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沉覆者。船十艘搜〇船爲一

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失。授優勞官。於揚子今江南揚州府儀真縣置場造船。艘給千緡。或言用不及半。請損之。晏曰。不

然。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爲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完矣。若

事必一日中決

劉晏之言不可廢

德宗以噎食

遽與之屠屑較計。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懿宗年號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翠薄。漕運遂廢。晏為人勤力。事無閑劇。極○閑與煩也必於一日中決之。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

致堂胡氏曰。劉晏言利之臣。君子所不道也。而其言有不可廢者。出納必委之士。類理財以養民為先。官多則民擾。論大事不計小費。事必於一日中決之。皆可法也。夫晏之足國其功。豈王鉉韋堅楊慎矜之比。然亦不免於誅死何也。利於上必不利於下。利於公必不利於私。不利則起怨。怨積則生禍矣。且史亦言衆頗疾之。是必有說矣。

綱冬十月。貶薛邕。為連山尉。**大歷**代宗年號**以前。賦斂出納俸給皆無法。長吏得專之。重以元王**元載**秉政。貨**

賂公行。天下不按賊吏者。殆二十年。上以宣今江南歙縣。今江寧府。**富國府。觀察使薛邕。文雅舊臣。徵為左丞。邕去宣州。**

盜隱官物以巨萬計。殿中侍御史員運**寓發之。貶連山**今廣東廣州府連山縣。**尉。於是州縣始畏朝典。上初即位。疎斥宦**

官。親任朝士。而張涉見上**薛邕。繼以賊敗。宦官武將皆曰。南牙**見四七**文臣。賊至巨萬。而謂我曹**輩**濁亂天下。**

豈非欺罔邪。於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華陽范氏曰。德宗之不明。豈足與有為哉。二臣以賊敗而疑天下之士。皆貪何。其信小人之深。而待君子之淺也。舜不以朝有四凶而不舉元愷。周不以家有管蔡而不封懿親。夫以失於一人而不取於衆。是以噎而廢食也。

綱辛酉二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卒。子惟岳自稱留後。唐自安史之亂。僭國。分置諸帥。自為黨。援由是遂失河北。德宗痛先朝之失。欲革其弊。然所用不得其人。所行不由其道。益亂而已。綱目書李寶臣卒。子惟岳自稱留後。所以李寶臣見上卷。

見藩鎮之強。自相傳襲。初不出於朝廷之命者。也。嗚呼。自是而後。習以為常。遂不勝其害矣。綱李寶臣見上卷。

德宗所言
皆人君之
事

郭子儀屏
姬見盧杞

盧杞引裴
延齡

欲以軍府傳其子惟岳以其年少闇弱豫誅諸將之難制者數十人及卒孔目官胡震家僮王他奴勸惟岳置喪詐為寶臣表請繼襲不許乃發喪自稱留後使將佐共奏求旌節又不許初寶臣與李正己田承嗣梁崇義俱見相結期以土地傳子孫故承嗣之死寶臣力為悅見上請繼襲至是悅屢為惟岳請上亦不許或曰不與必為亂上曰賊本無資以為亂皆藉我土地假我位號以聚其衆耳曷日因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亂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亂而適足以長亂也竟不許

致堂胡氏曰德宗所言皆人君之事也而不能有濟者失本末先後之序故也

田悅乃與李正己各遣使詣惟岳潛謀勒兵拒命正己發兵萬人屯曹州今山東兗州府曹州悅亦完聚與崇義惟岳

相應河南士民騷然驚駭詔以永平節度詳沿革使李勉為都統備之綱以楊炎盧杞同平章事自喬琳罷楊炎

獨相於是始兼相盧杞炎固未嘗罷也其以楊炎盧杞並書何並書楊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杞嘗往問候子儀悉屏侍妾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見之必笑他

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楊炎既殺劉晏朝野側目李正己累表請晏罪炎懼遣腹心分詣諸道密諭以晏昔嘗

請立獨孤后初德宗即位衆疾劉晏久典利權風言晏嘗密表勸代宗立獨孤妃為后楊炎因言晏與黎幹同謀崔祐甫言茲事曖昧況已更大赦不當復究尋貶晏忠州刺史

而惡之由是有誅炎之志擢杞為相不專任炎矣炎素輕杞無學多託疾不與會食杞亦恨之杞陰狡欲起勢

立威小不附者必欲置之死地引裴延齡為集賢殿直學士親任之

綱鑑易知錄 卷之五十三

華陽范氏曰君子與小人莫不引其類故任一小人而天下被其災害者數十年而未已焉德宗相杞而杞引延齡則其國政可知矣置相可不慎哉

張巨濟將

綱發京西兵戍關東。目發京西防秋兵萬二千戍關東。上御望春樓宴勞之。神策二將士獨不飲。上使詰乞之。其將楊惠元對曰。臣等發奉天。三見上軍帥張巨濟戒之曰。此行大建功名。凱勝之樂。同愷。軍旋之日。相與爲歡。

苟未捷。毋飲酒。故不敢奉詔。及行。有司緣道設酒食。獨惠元所部。鉞酒器。英。不發。上深歎美。賜書勞之。綱

夏五月。田悅舉兵寇邢洛。目田悅李正己李惟岳定計連兵拒命。悅欲阻山爲境。曰。邢。今直隸。洛。明。今直隸。廣平府。城在邢州刺史

兩眼。在吾腹中。不可不取。乃遣兵馬使康愔將兵八千人圍邢州。自將兵數萬圍臨洛。廣平府。城在邢州刺史

李共。臨洛將張仵。五堅壁拒守。綱六月。以韓滉。忱。爲鎮海軍。鎮。今江南。節度使。梁崇義拒命。詔淮寧節度使李希

烈督諸道兵討之。綱。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忠武王郭子儀卒。也。終綱目千三百六十二年一人而已矣。綱

子儀爲上將。擁彊兵。程元振魚朝恩讒謗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讒謗不行。嘗遣使至田承

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年矣。李靈曜據汴州。今河南。開封府。公私物過汴者皆留之。惟子儀物不

敢近。遣兵衛送出境。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唐制一歲終一考。功子儀自肅宗乾元元年拜中書令。至是凡二十四考。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壻。皆爲

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辨。頤。憾。點。頭。之而已。僕固懷恩李懷光渾瑊輩皆出麾下。雖貴爲王公。嘗

頤指役使。趨走於前。家人亦以僕隸視之。天下以其身爲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

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其將佐爲名臣者甚衆。

天下以其身爲安危

終綱目一

政堂胡氏曰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此漢唐以來將相所難者子儀以何道而能然惟
仗忠信安義命而已矣史又稱其窮奢極欲愚竊恐其窮之過矣窮奢極欲小人處富貴之所爲也曾謂
子儀之賢
而有是哉

魏守臨

李承先見

盧杞陷楊

綱秋七月楊炎罷以張鎰同平章事。**綱**詔馬燧李抱真李晟討田悅戰於臨洛大破之。**目**田悅攻臨洛累月不

拔城中食且盡張恆節其愛女使出拜將士曰諸軍守戰甚苦恆家無他物請贖此女爲將士一日之費衆皆

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李抱真告急於朝詔馬燧及神策兵馬使李晟將兵討悅又詔朱滔討惟岳燧等軍

至臨洛悅悉衆力戰悅兵大敗悅夜遁邢州圍亦解。**綱**平盧見上卷節度使李正己卒子納自領軍務與李惟

岳遣兵救田悅。**綱**八月李希烈與梁崇義戰大破之崇義死傳轉去聲首京師。**綱**九月以張孝忠爲成德軍見

一卷節度使。**綱**加李希烈同平章事以李承爲山南東道節度使。**目**初希烈請討梁崇義上亟器稱其忠黜陟

使李承自淮西見上還言於上曰希烈必立微功但恐有功之後更煩朝廷用兵耳上不以爲然希烈既得襄

陽見上卷一遂據之上乃思承言以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承單騎赴鎮至襄陽希烈迫脅萬方承不屈希烈乃

大掠而去。**綱**冬十月殺左僕射楊炎。**書**楊炎有罪矣其以無罪見上卷初蕭嵩玄宗家廟臨曲江第六玄宗以娛

遊之地非神靈所宅命徙之楊炎爲相立廟復直其地炎惡京兆尹嚴郾盧杞欲陷炎引以爲御史大夫先是

炎有宅在東都賣以爲官解介郾按之以爲有羨利吏議以爲監主自盜當絞杞因言嵩廟地有王旺氣

故玄宗徙之炎有異志故取以建廟遂貶崖州今廣東司馬遣中使護送縊殺之。**綱**徐州刺史李洧委以州降

徐州今江南刺史李洧。正已之從父兄也。舉州歸國。遣巡官崔程奉表詣闕。乞領徐海今江南淮安府海州沂山東兗

沂州府觀察使。且曰。今海沂皆為李納所有。洧與其刺史王涉馬萬通有約。苟得朝廷詔書。必能成功。程先白張

鎰。盧杞怒。不從其請。以洧為招諭使。十一月。劉洽朔方將唐朝臣宣武等大破青見四九卷魏見上一兵於徐

州。先是李納遣其將王溫會魏博兵攻徐州李洧。遣王智興詣闕告急。詔唐朝臣劉洽等共救之。

綱壬戌三年春正月。馬燧等大破田悅等於洹完水。今直隸大博洛州。見上一。降。朱滔張孝忠與李惟岳戰。大

敗之。趙州今直隸真定府趙州降。成德見上兵馬使王武俊殺惟岳。傳見上首京師。二月。以張孝忠為易。亦定滄州節度

使。王武俊為恆冀團練使。康日知為深趙團練使。以德棣隸幽州。今直隸薊縣。薛嵩等之帥河北也。總書諸鎮此

俊敘也。武俊之功大矣。豈日知比哉。既創二州。又惜節鎮。又欲分其糧馬。則謀國者之失也。河北之再禍。自此始矣。故詳之。時河北見上一略定。惟魏州見上未下。李納勢

日蹙。朝廷謂天下不日可平。以孝忠為易。今直隸保定府易州定。今直隸真定府定州滄見上州節度使。武俊日知康日知。亦李惟岳將。以趙州歸

國為恆。即真定府冀州深見上一趙團練使。以德棣二州見上同隸朱滔。令還鎮。滔因請深州。不許。由是怨望。留

屯深州。武俊自以不得為節度使。又失趙定。不悅。復有詔令武俊以糧三千石給朱滔。馬五百匹給馬燧。武俊

以為魏博既下。朝廷必取恆冀。故分其糧馬以弱之。疑未肯奉詔。田悅聞之。遣判官王侑說朱滔救魏博。滔大

喜。即遣侑歸報。又遣王郅賀說王武俊共救田悅。武俊亦喜。許諾。相與刻日舉兵南向。三月。以李洧兼徐海

沂觀察使。劉洽攻李納於濮州。今山東東昌府濮州克其外城。納於城上涕泣求自新。李勉見上又遣人說之。納置判

馬燧洹水之捷

河北之再禍自此始

小人之不可用如此

大索長安中

李晟說馬

馬李釋憾結歡

官房說入見。會中使宋鳳朝稱納勢窮蹙。不可捨。上乃囚說等。納遂歸鄆。州。今山東兗州府鄆城縣。復與田悅等合。朝

廷以納勢未衰。始以消兼徐海沂觀察使。而海沂已爲納所據。洵竟無所得。

致堂胡氏曰。盧杞若不超崔程。則平盧失其右臂。德宗若不聽宋鳳朝。則田悅等喪其輔車。於是魏博孤立。河北平矣。小人之不可用如此夫。

夏四月。朱滔王武俊反。發兵救田悅。寇趙州。見上。詔李懷光度使討之。討悅且拒酒等。綱括富商錢。時兩河河北河南

用兵。月費百餘萬緡。見上。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建議。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

上從之。判度支。見上。杜佑大索長安中。長安囂然。如被寇盜。計所得纔八十餘萬緡。又括酒去聲。實也。實當。錢。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教曰窖。百姓爲去聲。之罷市。計并借商所得。纔二百萬緡。

人已竭矣。綱洛州。見上。刺史田昂入朝。李抱真馬燧數朔以事相恨望。怨隙遂深。不復相見。由是諸軍逗撓。

見四六久無成功。上遣中使和解之。及王武俊逼趙州。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恕邢州。見同。燧大怒。欲引兵歸。

李晟說燧曰。李尙書以邢趙連壤。分兵守之。誠未有害。今公遽自引去。衆謂公何。燧悅。乃單騎造抱真壘。相與

釋憾結歡。會田昂請入朝。燧奏以洛州隸抱真。李晟軍先隸抱真。又請兼隸燧。以示協和。綱召朱泚入朝。以張

鎰兼鳳翔節度使。綱朱滔遣人以蠟書。見五十卷。遺朱泚。見上。欲與同反。馬燧獲之。并使者送長安。泚不之知。

上驛召泚至。示之。泚頓首請罪。上曰。相去千里。初不同謀。非卿之罪也。因留之長安。賜賚甚厚。以安其意。上以

幽州。見上。兵在鳳翔。今陝西鳳翔府。思得重臣代之。盧杞忌張鎰忠直。爲上所重。欲出之。乃對曰。鳳翔將校皆高班。班秩高也。

綱監易知錄

卷之五十三 唐書

李懷光愜山之敗

盧杞薦關

元平

非宰相無以鎮撫。臣請自行。上俛同俯首未言。杞遽曰。陛下必以臣貌寢。貌不揚曰寢不為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算。

上乃顧鎰曰。無以易卿。鎰知為杞所排。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上初即位。崔祐甫為相。務崇寬大。當時以為

有貞觀太宗年號之風。及杞為相。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開。諫羣臣始勸上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六月。李懷

光擊朱滔王武俊於愜山。敗績。○朱滔王武俊軍至魏州。見田悅具牛酒出迎。滔營於愜山。在大名府李懷

光軍亦至。馬燧等盛軍容迎之。滔以為襲已。遽出陳。懷光欲乘其營壘未就擊之。燧請且休士觀釁。懷光曰。時

不可失。遂擊滔。滔軍崩潰。懷光按轡觀之。有喜色。武俊引騎橫衝之。懷光軍分為二。滔引兵繼之。官軍大敗。溺

死者不可勝數。升燧等與諸軍涉水而西。保魏縣。今大名府魏縣以拒滔。滔等亦引兵營魏縣東南。與官軍隔水相

拒。○冬。十月。以曹王臯為江西節度。治江西南昌府○以關播同平章事。○盧杞知上必更立相。恐其分已權。薦播

儒厚。可鎮風俗。遂以為相。政事皆決於杞。播但斂衽。無所可否。上嘗從容與宰相論事。播欲有所言。杞目之而

止。出謂之曰。以足下端慙少言。故相引至此。曷者奈何。發口欲言邪。播自是不敢復言。○十一月。朱滔。田悅。王

武俊。李納。皆自稱王。酒稱翼王為盟主悅稱魏王武俊稱趙王李納稱齊王○十二月。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

○癸亥。四年。春。正月。李希烈陷汝州。詔遣顏真卿宣慰之。○李元平者。薄有才藝。性疎傲。敢大言。好論兵。關播

奇之。薦於上。以為將相之器。以汝州。今河南汝州近許。時希烈徙鎮許今河南開封府許州擢元平為別駕。知州事。元平至。即募工徒

治城。希烈陰使壯士數百人往應募。繼遣其將李克誠將數百騎突至城下。應募者驚之。○事元平

懷液打地

平見希烈恐懼。便也。液流汗去地。希烈罵之曰：「官宰相，以汝當我，何相輕也？」遣別將取尉氏。今開封府圍鄭州尉氏縣

今開封府鄭州東都今河南府震駭。初，盧杞惡太子太師顏真卿，欲出之。真卿謂曰：「先中丞傳聲。」傳聲，先中丞謂盧杞父奕也。天寶中，拜御史中丞，傳驛遞抵吮也。安祿山陷東都，奕被殺。首至平原。真卿以舌

舐時上。面血。傳首至平原時，顏真卿為平原太守，執其使取奕首以舌舐其面，血續以灌身，葬之。今相公忍不

相容乎？杞覺然，驚顧起拜。而恨之益深。至是，上問計於杞。杞對曰：「誠得儒雅重臣，為去陳禍福，可不勞軍旅

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以為然，遣真卿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

謂遺顏真卿宣慰希烈

真卿乘驛至東都，留守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真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行至許，欲宣詔旨。希

真卿色不變

烈使其養子千餘環繞慢罵，拔刃擬之。真卿色不變，遂留不遣。朱滔等各遣使詣希烈勸進。勸勉進上，帝號也。希烈召

四凶何謂四王

真卿示之曰：「四王見推，不謀而同。豈吾獨為朝廷所忌，無所自容邪？」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

真卿叱四使

功業，為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邪？」希烈不悅。他日又與四使同宴。四使曰：「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之曰：「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

真卿怡然見希烈

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脇乎？」希烈掘坎於庭。云欲阬之。真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

初稅閒架除陌錢法

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邪？」希烈乃謝之。綱夏四月，初稅閒架，除陌錢法。書初何謹始也是法行而愁怨

及官用省錢始此。舊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見上上優恤士卒，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

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軍纔逾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見上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

隋書得
失

者人之

所謂稅閒架者。每屋兩架爲閒。上至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敢置一閒。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爲率。敢隱錢百者。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賞錢皆出坐者。於是愁怨之聲。盈於遠近。綱秋八月。李希烈寇襄城。今河南開封府襄城縣詔發涇原。今陝西平涼府見等道兵救之。三初。上在東宮。聞監察御史陸贄名。卽位。召爲翰林學士。數問以得失。贄曰。克敵之要。

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謂入目焚之災。戰斂也。左傳隱公四年。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又曰。人者。邦之本。財

者。人之心。心傷。則其本傷。本傷。則枝葉顛瘁矣。又論關中。卽關內見四卷十一形勢。以爲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

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見同分隸禁衛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

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一舉滔天。乾元。肅宗年號

之後。繼有外虞。悉師東討。故吐蕃乘虛深入。先帝避之東遊。見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底之慮。

追想及此。豈不寒心。今朔方。李懷光太原。馬繼之衆。遠在山東。神策。李晟六軍。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之兵。繼出關外。倘有賊

臣。啗之也。餌寇。黠。閑入虜。亂。發本作亂未審陛下何以禦之。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

類同心。勢苟危則舟中敵國。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脩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乎。

關輔。關中三輔之閒。徵發已甚。宮苑之中。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泚。則萬安。此